

板橋雜記

標點精校普及本



上海中央書店
印行


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、典藏

板橋雜記序

或問余曰：『板橋雜記，何為而作也？』余應之曰：『有為而作也！』或者又曰：『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，其可歌可錄者何限？而子惟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，不已荒乎！』余乃听然而笑曰：『此即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所繫也！金陵古稱佳麗之地，衣冠文物，盛於江南，文采風流，甲於海內，白下青谿，桃葉團扇，其為豔冶也多矣。洪武初年，建十六樓，以處官妓，輕煙淡粉，重譯來賓，稱一時之盛事。自時厥後，或廢或存，迨至百年之久，而古蹟寔湮，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。南市者卑屑所居，珠市者間有殊色。若舊院，則南曲名姬，上廳行首，皆在焉。余生也晚，不及見南部之煙花，宜春之子弟，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，偶為北里之遊，長板橋邊，一吟一咏，顧盼自雄，所作詩歌，傳誦諸姬之口，楚潤相看，態媚互引，余亦自詡為平安杜書記也。鼎革以來，時移物換，十年舊夢，依約揚州，一片歡場，鞠為茂草，紅牙碧串，妙舞清歌，不可得而聞也；洞房綺疏，湘簾繡幕，不可得而見也；名花瑤草，錦瑟犀毗，不可得而賞也；間亦過之，蒿藜



滿眼，樓館劫灰，美人塵土，盛衰感慨，豈復有過此者乎？鬱志未伸，俄逢喪亂，靜念陳事，追念無因，聊記見聞，用編汗簡，效東京夢華之錄，標崖公蠅斗之名，豈徒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也哉！客躍然而起曰：『如此則不可以不記，』於是作板橋雜記。

題板橋雜記

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為序，予間閱之，大抵北里志、平原記之流，南部煙花，宛然在目，見者靡不豔之，然未及百年，美人黃土矣！回首夢華，可勝慨哉！或曰：『曼翁少年，近於青樓薄倖，老來弄墨，興復不淺，子方洗心學道，何為案頭著阿堵物？』予笑曰：『昔明道眼前有妓，心中無妓，伊川眼前無妓，心中有妓，以定二程優劣，今曼翁紙上有妓，而曼翁筆下故無妓也。何傷乎一序之！』長洲尤侗

板橋雜記閒評附

嚶嚶子

人可以不死乎？曰：可。埃及有木乃伊術，可使形骸千祀如生；又或以蠟，以銅，以石象人，能亂真——此乃面目也，肢體也，服裝也，非人也，有畫工焉：執一人而臨之，能令人見之如見其人，其斯可以不死乎？曰：此不過畫中人耳！非其人之真也。人之至尊無上之一物，為地水火風諸煞萬劫之所不能銷毀者，惟何？恍兮忽兮，望之不見其首，臨之不見其後，無以名之，名之曰「精神」——精神猶車也，文章猶輪也；載精神以遊行於逍遙無垠之表，上九天，下九泉，而無窒礙者，其惟文章乎。蘇東坡曰：「意行無車馬，倏忽略九州。」差足道精神與文章之妙。

近世文化日進，遂有研求不死術者，竊謂可不必也。人之慾望，無盡者也，使不死，長閱人世之事故，拂意之事既多，自殺之風必盛；而機械百出，殺人之術亦必日工，攘攘斯世，無休息之一日，恐哲人處此，當有歎求死不得者。蒲留仙曰：「情之所鍾，本願長死，不樂生也。」嚶嚶子曰：「吾道自有不死藥，何事旁求？古今不死藥，惟八斗蒼頡得其三，子長得其二，曼翁得其



二，僅餘一斗，散布人間。慧業文人，得其一勺半握，僅以自樂，不肯施人。其悲天憫人，起死人而骨肉之，令重泉之下，承陽氣復活，張頤鼓掌，與千載下人揖讓進退，起坐譁笑者，惟子長與我曼翁耳。

湯卿謀曰：『吾人當具三副眼淚，一副哭天下事不可為；一副哭天下淪落不偶佳人；一副哭天下文章之妙，筆墨之外，不可無淚。韓柳歐蘇之文，余讀之輒昏昏欲睡；若屈原天問，山鬼，李賀之秋墳鬼唱，文山之正氣歌，謝皋羽之冬青引，皆以淚勝。』
嚶嚶子又曰：『余平生最愛讀有淚文字，自今發大願，欲集古今有淚文字，評騭而刊布之，普天下有眼淚人，拭目俟之可也。』

文章之難，作史為難。而史之中，書志非難，列傳為難。曼翁則並臻其妙。

史之作有以例起者，有以變起者。——以例起者，事必師古，準繩是循，以變起者，則世為之，板橋雜記之為板橋雜記，莊生所謂『有大力者負之以趨』，曼翁不得而主之也。

本事詩始於唐孟棻，乃詩格之具，史裁者，板橋雜記分讀之，一本本事詩也。

傳美人難於傳英雄，——英雄事業，如印板文字，易於點竄；美人之一笑一頓，一盼一睇，能傾墮城國，役使百靈。作者當搦管吮毫時，其精神已為美人之靈爽所攝，縱橫卷舒，不能任意。——子長能傳楚霸王，而不能傳虞姬，非子長至此才盡，實子長至此膽怯也。江南詞人吳文璧女史永和咏虞姬云：『大王固英雄，姬亦奇女子，惜哉太史公，不紀美人死。』文璧惜太史公不紀虞姬之死，吾謂太史公至此目眙心悸，不特不能紀虞姬之死，并不能傳虞姬之生也！

板橋雜記，曼翁之春秋也。據春秋胡傳凡例，春秋之法，治奸惡者不以存沒，必施其身；獎忠義者及其子孫，遠而不泯。曼翁於龔孝升則黜之，於董夫人則進之，紀玉耶婉容，並及楊龍友督師，紀葛嫩，不遺孫克咸參軍，曼翁錯綜變化，猶此物此志也。

據胡傳，春秋之文，有事同則詞同者，因謂之例；有事同而詞異者，則謂之變例。葛嫩與王月同一死，而予奪不同，讀者當善審之。

春秋非世卿，曼翁進珠市妓以頡頏南曲，此物此志也。

程頤曰：『春秋一句即一事，是非便見於此，乃窮理之要，學者只觀春秋，亦可以盡道矣。』
『吾於板橋雜記亦云。』

寒支僧曰：『國殤如邱，子女出塞如陵。』板橋雜記之終於趙雪華，其有憂患乎？
孔子惡聞人，曼翁惡名士。

甲曰：『板橋雜記情史也。』乙曰：『板橋雜記慟史也。』丙曰：『板橋雜記刑書也。』丁曰：『板橋雜記滄桑錄也。』戊曰：『板橋雜記羣芳譜也。』己曰：『板橋雜記忠義傳也。』嚶嚶子曰：『皆是也。皆非也。何則？板橋雜記非紙非筆非墨，非文字，非言語，玄之又玄；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嚶嚶子無以名之，名之曰「衆妙之門」。』

板橋雜記，當於衆香國中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孟夏傍晚，在海濱坐岸上小舟，借漁火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往箱根浴罷溫泉，卧聽泉聲潺湲，於電燈下倚枕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雪夜，令一僮刺艇至西湖三月潭印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暮春修禊時，置酒西湖放鶴亭中，與數知心人聚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往焦山，登高塔，對大江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使十七八女郎，用白絹手臨一過，召名工裝潢成帙，於風清月白時展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得如板橋雜記中美人，如李香君寇白門者共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春秋佳日，良朋雅集，爇名香，對名花傾國，坐廣廈細旃層臺複閣之內，酒半酣時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茅屋三間，臘梅二三枝，高出簷際，曝日時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度冬深夜，戶闔人靜時，開南窗，承月光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春江花月夜，棹一小舟，載琴書茶酒紙筆墨，放櫂秦淮，令曲中佳人，歌曼
翁「江南好景本無多，祇在曉風殘月夜」之句後，隨意讀之。

讀板橋雜記時，與錢蒙叟咏梅村王漁洋龔孝升杜茶村朱竹垞厲樊榭諸家詩集，及西
堂雜俎湘中草參閱，便覺意味深長。

讀板橋雜記，如入華胥國，如散步桃花源，有莊周蝶夢之致。

板橋雜記中佳人，如葛嫩寇白門李香君，及遭難麗人宋蕙湘趙雪華等，並宜得如唐伯虎其人者，為之各畫一像，并撰一贊題其上，或即以錢蒙叟吳梅村王漁洋朱竹垞其他已未知名大家吟咏代之，亦佳。

板橋雜記，當與陳其年婦人集篋衍集同時讀之，陶隱居云：『祇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贈君。』凡有一寓目之緣者，當有感斯言。

板橋雜記，當令下三種人讀之：一天下有心人，當讀板橋雜記；一天下傷心人，當讀板橋雜記；一天下多情人，當讀板橋雜記。

板橋雜記，不可令下三種人讀之：一有富貴氣者；一輕薄文人；一登徒子。

嚶嚶子曰：吾生平於美人緣疏，故識淺，間讀閒情洛神諸賦，不解所作何語，板橋雜記中佳人多矣，概不敢妄下月旦，海內大雅，當我嗤，亦我憐也！

板橋雜記有三大可惜：一可惜無謝舉羽西臺慟哭之淚，擊鐵如意讀之；二可惜不遇汪

水雲與故宮人十八人，釀酒城隅，鼓琴敘別時讀之；三可惜不經金聖嘆批點一過。
板橋雜記中風景，當得董思翁王石谷輩臨之，懸於密室，終日對賞，可以忘倦。
板橋雜記中人物，如無可法師，楊龍友督師，孫克咸參軍，姜如須行人等，當各畫一像，與諸佳人并受香火供奉。

板橋雜記，美人寫真帖也。仲尼有言，如好好色，今之以好色自命者，已自不知，更何云好？
毋亦肉體之感覺耳！王陽明有言，抱著黃嘴婆兒，自稱好色，今之好色者，其不為王陽明所譏者，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

嚶嚶子曰：吾之評點板橋雜記以問世也，其末流必有藉以助惡者，世俗滔滔，貴耳賤目，必有目為誨淫者，是則埋曼翁之血，千年猶碧，吾願乞曼翁之靈訴月老，罰令此等人生生世世，配嫖母無鹽，或令墮落孽海，歷劫不得超生樂國。



板橋雜記

莆田 余 懷澹心著

上卷 雅游

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。公侯戚畹，甲第連雲，宗室王孫，翩翩裘馬，以及烏衣子弟，湖海賓游，靡不挾彈吹簫，經過趙李，每開筵宴，則傳呼樂籍，羅綺芬芳，行酒糾觴，留髻送客，酒闌棋罷，墮珥遺簪，真慾界之仙都，昇平之樂國也。

舊院，人稱曲中，前門對武定橋，後門在鈔庫街，妓家鱗次，比屋而居，屋宇精潔，花木蕭疎，迴非塵境。到門則銅環半啓，珠箔低垂，升階則鴉兒吠客，鸚哥喚茶，登堂則假母肅迎，分賓抗禮；進軒則丫鬟畢粧，捧豔而出；坐久則水陸備至，絲肉競陳；定情則目挑心招，綢繆宛轉；紈袴少年，繡腸才子，無不魂迷色陣，氣盡雌風矣。妓家僕婢稱之曰「娘」，外人呼之曰「小娘」，假母稱之曰「娘兒」，有客稱客曰「姐夫」，客稱假母曰「外婆」。

樂戶統於教坊司，司有一官以主之，有衙署，有公座，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，有冠有帶，但

見客則不敢拱揖耳。

妓家各分門戶，爭妍獻媚，鬥勝誇奇。凌晨則卯酒淫淫，蘭湯灑灑，衣香一室；停午乃蘭花茉莉，沉水甲煎，馨聞數里；入夜而擗笛搗箏，梨園搬演，聲徹九霄。李下為首，沙顧次之，鄭頓崔馬，又其次也。

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，曠遠芊綿，水煙凝碧，迴光驚峯兩寺夾之，中山東花園互其前，秦淮朱省桁遶其後，洵可娛目讀心，漱滌塵襟。每當夜涼人定，風清月朗，名士傾城，簪花約鬢，攜手閒行，憑欄徙倚。忽遇彼姝，笑言宴宴，此吹洞簫，彼度妙曲，萬籟皆寂，游魚出聽，洵太平盛事也。

秦淮燈船之盛，天下所無。兩岸河房，雕欄畫檻，綺窗絲障，十里珠簾，客稱既醉，主曰未歸，遊楫往來，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，以得魁首者為勝。薄暮須臾，燈船畢集，火龍蜿蜒，光耀天地，揚槳擊鼓，蹋頓波心，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，喧闐達旦，桃葉渡口，爭渡者喧聲不絕。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：『遙指鐘山樹色開，六朝芳草向瓊臺，一圍燈火從天降，萬片珊瑚

駕海來。』又云：『夢裏春紅十丈長，隔簾偷襲海南香，西霞飛出銅龍館，幾隊蛾眉一樣粧。』
又云：『神絃仙管玻璃杯，火龍蜿蜒波崔嵬，雲連金闕天門迴，星舞銀城雪窖開。』皆實錄也。
嗟乎！可復見乎？

教坊梨園，單傳法部，乃威武南巡所遺也。然名妓仙娃，深以登場演劇為取，若知音密席，
推獎再三，強而後可，歌喉扇影，一座盡傾。主之者大增氣色，纏頭助采，遽加十倍；至頓老琵琶，
安娘詞曲，則祇應天上，難得人間矣。

裙屐少年，油頭半臂，至日亭午，則提籃挈榼，高聲唱賣，逼汗草茉莉花，嬌婢捲簾，攤錢爭
買，捉腕捺胸，紛紜笑謔；頃之烏雲堆雪，竟體芳香矣。蓋此花苞於日中，開於枕上，真媚夜之淫
葩，殢人之妖草也。建蘭則大雅不羣，宜於紗幘文榭，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，酒兵茗戰之餘，微
聞薌澤，所謂「王者之首，湘君之佩」，豈淫葩妖草所可比擬乎！

南曲衣裳粧束，四方取以為式。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，不以鮮華綺麗為工也。初破瓜者
謂之梳攏，已成人者謂之上頭，衣衫皆客為之措辦。巧樣新裁，出於假母。以其餘物，自取用之；

故假母雖高年，亦盛粧豔服，光彩動人。衫之短長，袖之大小，隨時變易，見者謂是時世粧也。

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，故憐惜倍至。遇有佳客，任其留連，不計錢鈔。其儉父大貴，拒絕勿與通，亦不怒也。從良落籍，屬於祠部，親母則取費不多，假母則勒索高價，謗所謂「娘兒愛俏，鴛兒愛鈔」者，蓋為假母言之也。

舊院與貢院遙對，僅隔一河，原為才子佳人而設。逢秋風桂子之年，四方應試者畢集，結駟連騎，選色徵歌，轉車子之喉，按陽阿之舞，院本之笙歌合奏，迴舟之一水皆香，或邀旬日之歡，或訂百年之約，薄桃架下，戲擲金錢，芍藥欄邊，閒拋玉馬，此平康之盛事，乃文戰之外篇；若夫士也，色荒，女兮情倦，忽裘敝而金盡，遂歡寡而愁殷，雖設阱者之恆情，實冶遊者所深戒也。青樓薄倖，彼何人哉？

曲中市肆，精潔殊常。香囊雲鳥，名酒佳茶，錫糖小菜，簫管瑟瑟，並皆上品。外間人買者，不惜貴價；女郎贈遺，都無俗物。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：「市聲春浩浩，樹色晚蒼蒼，飲伴更相送，歸軒錦繡香。」者是也。

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：『淡粉輕煙佳麗名，開天營建記都城，而今也入煙花部，燈火樊樓似汴京。』『一夜紅箋許定情，十年南部早知名，舊時小院湘簾下，猶記鸚哥喚客聲。』（舊院馬二娘字晁采）惜別留歡恨馬蹄，勾欄月白夜烏啼，不知何與汪三事，趣我懽娛伴我歸。』『別樣風懷另酒腸，伴他薄倖耐他狂，天公要斷煙花種，醉殺揚州蕭伯梁。』『頓老琵琶舊典型，檀槽生澀響零丁，南巡法曲誰人問，頭白周郎掩淚聽。』（紹興周禹錫喜聽頓老琵琶）『舊曲新詩壓教坊，縷衣垂白感湖湘，閒閒閨集教孫女，身是前朝鄭妥娘。』（鄭如英小名妥娘詩載列朝詩選閨集中）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：『舊院風流數頓楊，梨園往事泪沾裳，樽前白髮談天寶，零落人間脫十娘。』『舊事南朝劇可憐，至今風俗門嬋娟，秦淮絲肉中宵發，玉律拋殘作笛鈿。』以上皆傷今弔古，感慨流連之作，可佐南曲談資者，錄之以當哀絲急管。黃涪翁云：『解作江南腸斷句，世間惟有賀方回。』倘遇旗亭歌者，不能不畫壁也！

八瓊逸客曰：『此記須用冷金箋，畫烏絲欄，寫洛神賦小楷，裝以雲鸞縹帶，貯之蛟龍篋

中，薰以沉水迷迭，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！

中卷 麗品

余生萬曆末年，其與四方賓客交遊，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，為平安書記者，乃在崇禎庚辛以後。曲中名妓如朱斗兒、徐翩翩、馬湘蘭，皆不得而見之矣。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，或品藻其色藝，或僅記其姓名，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，存六朝之金粉也。昔宋徽宗在五國城，猶為李師師立傳，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，作此情癡狡獪耳。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？彼美人兮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彼君子兮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

尹春，字子春，姿態不甚麗，而舉止風韻，綽似大家。性格溫和，談詞爽雅，無抹脂障袖習氣。專工戲劇排場，兼擅生旦。余遇之遲暮之年，延之至家，演荆釵記，扮王十朋，至見孃祭江二齣，悲壯淋漓，聲淚俱迸，一座盡傾。老梨園自歎弗及。余曰：「此許和子永新歌也。誰為韋青將軍者乎！」因贈之以詩曰：『紅紅記曲采春歌，我亦聞歌喚奈何，誰唱江南腸斷句，青衫白髮影

婆娑。』春亦得詩而泣，後不知其所終。嗣有尹文者，色豐而姣，蕩逸飛揚，顧盼自喜，頗超於流輩。太平張維則暱寵之，惟其所欲甚歡，欲置為側室，文未之許。屬友人強之，文笑曰：『是不難，嫁彼三年，斷送之矣。』卒歸張，未幾文死，張後十數年乃亡，仕至監司，負才華，任俠，輕財結客，磊落人也。

李十娘，名湘真，字雪衣，在母腹中聞琴歌聲，則勃勃動。生而娉婷娟好，肌膚玉雪，既舍睇兮，又宜笑，殆閒情賦所云「獨曠世而秀羣」者也。性嗜潔，能鼓琴清歌，略涉文墨，愛文人才士。所居曲房密室，帷帳尊彝，楚楚有致。中構長軒，軒左種老梅樹，花時香雪霏拂几榻。軒右種梧桐二株，巨竹十數竿，晨夕洗桐拭竹，翠色可餐。入其室者，疑非塵境。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，必至其家，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，磨隄糜，蒸都梁，供茗果，暮則合樂酒宴，盡歡而散。然賓主秩然，不及於亂。於時流寇訐江左，名士渡江，僑金陵者甚衆，莫不豔羨李十娘也。十娘愈自閉匿，稱善病，不豔飾，謝賓客。阿母憐惜之，順適其意，婉語遜詞，概勿與通。惟二三知己，則懽情自接，嬉怡忘倦矣。後易名貞美，刻一印章曰「李十貞美之印」。余戲之曰：『美則有之，貞則未也！』

「十娘泣曰：『君知兒者，何出此言？兒雖風塵賤質，然非好淫蕩檢者流，如夏姬河間婦也。苟兒心之所好，雖相莊如賓，情與之洽也；非兒心之所好，雖勉同枕席，不與之合也。兒之不貞，命也如何！』言已，泣下沾襟。余斂容謝之曰：『吾失言，吾過矣！』十娘有兄女曰媚姐，十三纔有餘，白皙髮覆額，眉目如畫，余心愛之；媚亦知余愛，嬌啼婉轉，作掌中舞。十娘曰：『吾當為汝媒。』歲壬午入棘闈，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，及榜發落第，余乃憤鬱成疾，避棲霞山寺，經年不相聞矣。鼎革後，泰州刺史陳澹仙寓叢桂園，擁一姬曰姓李，余披幃見之，媚也！各黯然掩袂，問十娘曰：『從良矣！』問其居曰：『在秦淮水閣。』問其家曰：『已廢為菜園。』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？曰：『已摧為薪矣！』問阿母尚存乎？曰：『死矣！』因贈以詩曰：『流落江湖已十年，雲鬟猶卜舊金錢，雪衣飛去仙哥老，休抱琵琶過別船。』

葛嫩，字葦芳，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。——克咸名臨，負文武才略，倚馬千言立就，能開五石弓，善左右射，短小精悍，自號「飛將軍」。欲投筆磨盾，封狼居胥，又別字曰武公，然好狹冶遊，縱酒高歌，其天性也。先呢珠市妓王月月，月為勢者奪去，抑鬱不自聊，與余閒坐，李十娘曰：

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！即往訪之，闖入臥室，值嫩梳頭，長髮委地，雙腕如藉，面色微黃，眉如遠山，腫人點漆，教請坐，克咸曰：『此溫柔鄉也，吾老是鄉矣！』是夕定情，一月不出，後竟納之。開房甲申之變，移家雲間，間道入閩，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，兵敗被執，并縛嫩，主將欲犯之，嫩大罵，嚼舌碎，含血噴其面，將手刃之。克咸見嫩抗節死，乃大笑曰：『孫三今日登仙矣！』亦被殺。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。

李大娘，一名小大，字宛君，性豪侈，女子而也有鬚眉丈夫之氣。所居臺榭庭室，極其華麗，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，置酒高會，則合彈琵琶箏瑟，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，吹洞簫，唱時曲，酒半，打十番鼓。曜靈西匿，繼以華燈，羅幃從風，不知喔喔雞鳴，東方既白矣。大娘曰：『世有遊閒公子，聰俊兒郎，至吾家者，未有不蕩志迷魂沈溺不返者也！然吾亦自逞豪奢，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！』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，後歸新安吳天行，——天行鉅富，貲產百萬，體羸素善病，後房麗妹甚衆，疲於奔命，大娘鬱鬱不樂。曩所歡胥生者，賂僕婢通音耗，漸託疾薦胥生能醫，生得入見大娘，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，與生訂終身約，後天

行死，卒歸胥生。胥生本貧士，家徒四壁立，獲吳氏資，漸殷富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，教女妓數人歌舞，生復以樂死。大娘老矣！流落關關，仍以教女娃歌舞為活，余猶及見之。徐孃雖老，尚有風情，話念舊遊，潸焉出涕，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！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，重覩張好好，感舊論懷，題詩以贈，末云：『朋遊今在否？落拓更能無？門館慟哭後，水雲秋景初。斜日挂衰柳，涼風出座隅。灑盡滿襟淚，短歌聊一書。』正為今日而說。余即出素扇以貽之，大娘捧扇而泣，或據牀以哦，哀動鄰壁。

顧媚，字眉生，又名眉。莊妍雅靚，風度超羣，鬢髮如雲，桃花滿面，弓彎纖小，腰支輕亞。通文史，善畫蘭，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。時人推為南曲第一家。有眉樓，綺窗繡簾，牙籤玉軸，堆列几案，瑤琴錦瑟，陳設左右，香煙繚繞，簷馬丁當，余常戲之曰：『此非眉樓，乃迷樓也！』人遂以迷樓稱之。當是時，江南侈靡，文酒之宴，紅粧與烏巾紫裘相間，座無眉娘不樂，而尤豔顧家廚食品，差擬郇公李太尉，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。然豔之者雖多，妬之者亦不少，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，合江右某孝廉互謀，使酒罵座，訟之儀司，誣以盜匿金犀酒器，意在逮辱眉。

娘也。余時義憤填膺，作檄討罪，有云：『某某本非風流佳客，謬稱浪子端莊；以文鴛彩鳳之區，排封豕長蛇之陣；用誘秦誑楚之計，作摧蘭折玉之謀。種夙世之孽冤，煞一時之風景。』云云，儻父之叔為南少司馬，見檄斥儻父東歸，訟乃解。眉娘甚德余於桐城，方瞿巷堂中，願登場演劇，為余壽。從此摧幢息機，矢脫風塵矣。未幾歸合肥，龔尚書芝麓、尚書雄豪蓋代，視金玉如泥沙糞土，得眉娘佐之，益輕財，好憐才下士，名譽盛於往時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，縑箋動盈篋筭，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。歲丁酉，尚書挈夫人重游金陵，寓市隱園中林堂，值夫人生辰，張燈開宴，請召賓客數十百輩，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。酒客丁繼之、張燕筑及二王郎（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恆之）串王母瑤池宴，夫人垂珠簾，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、李六娘、十娘、王節娘皆在焉。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，逗遛居樽下，褰簾長跪，捧卮稱賤子上壽，坐者皆離席伏，夫人欣然為罄三爵，尚書意甚得也。余與吳園次、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。嗣後還京師，以病死，斂時現老僧相。弔者車數百乘，備極哀榮。改姓徐氏，世又稱徐夫人，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。

顧眉生既屬龔芝麓，百計求嗣，而卒無子；甚至雕異香木為男，四肢俱動，錦綉繡襦，顧乳母開懷哺之，保母褰襟作使溺狀，內外通稱小相公，龔亦不之禁也。時龔以奉常寓湖上，杭人目為人妖，後龔竟以顧為亞妻，元配童氏，明兩封孺人，龔入仕本朝，歷官大宗伯，童夫人高尚，居合肥，不肯隨宦京師，且曰：『我經兩受明封，以後本朝恩典，讓顧太太可也。』顧遂專寵受封，嗚呼！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！

董白，字小宛，一字青蓮。天姿巧慧，容貌娟妍。七八歲時，阿母教以書翰，輒了了；少長顧影自憐，針神曲聖，食譜茶經，莫不精曉。性愛閒靜，遇幽林遠澗，片石孤雲，則戀戀不忍捨去；至男女雜坐，歌吹喧闐，心厭色沮，意弗屑也。慕吳門山水，徙居半塘，小築河濱，竹籬茆舍，經其戶者，則時聞詠詩聲，或鼓琴聲，皆曰：『此中有人！』已而扁舟遊西子湖，登黃山，禮白嶽，仍歸吳門。喪母抱病，賃居以栖，隨如皋冒辟疆過惠山，歷澄江荆溪，抵京口，陟金山絕頂，觀大江競渡，以歸；後卒為辟疆側室，事辟疆九年，年二十七，以勞瘁死。辟疆作影梅菴憶語，二千四百言哭之，同人哀辭甚多，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。其四首云：『珍珠無價玉無瑕，小字貪看問

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，月明殘雪映梅花。又云：『念家山破定風波，郎按新詞妾按歌，恨殺南朝阮司馬，累儂夫婿病愁多。』又云：『亂梳雲髻下粧樓，盡室蒼黃過渡頭，鈿盒金釵渾拋卻，高家兵馬在揚州。』又云：『江城細雨碧桃村，寒食東風杜宇魂，欲弔薛濤憐夢斷，墓門深更阻侯門。』

卞賽，一曰賽賽，後為女道士，自稱玉京道人。知書工小楷，善畫蘭鼓琴。喜作風枝孌娜，一落筆，畫十餘紙。年十八，遊吳門，居虎丘湘簾榭，几地無纖塵。見客初不甚酬對，若遇佳賓，則踞誼間作談詞如雲，一座傾倒。尋歸秦淮，遇亂後，遊吳門，吳梅邨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，中所云：『昨夜城頭吹篳篥，教坊也被傳呼急，碧玉班中怕點留，樂營門外盧家泣。私更粧束出江邊，恰遇丹陽下渚船，翦就黃絕貪入道，攜來綠綺訴嬋娟。』者正此時也。在吳作道人裝，然亦間有所主，侍兒柔柔承奉硯席，如弟子，指揮如意，亦靜好女子也。踰兩年，渡浙江，歸於東中一諸侯，不滿意。進柔柔當夕，乞身下髮，後歸吳，依良醫鄭保御，築別館以居。長齋繡佛，持戒律甚嚴，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，又十餘年而卒，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。

玉京有妹曰敏，頰而白如玉肪。風情綽約，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。亦善畫蘭鼓琴，對客為鼓一再行，即推琴斂手，面發頰。乞畫蘭，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，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濬也。然一以多見長，一以少為貴，各極其妙，識者并珍之。攜來吳門，一時爭豔，戶外屢恆滿，乃心厭市囂，歸申進士維久。——維久宰相孫，性豪舉，好賓客，詩文名海內。海內賢豪多與之遊；得敏益自喜為閩中良友，亡何維久病且沒，家中替後嫁一貴官，賴川氏，三年病死。

范珏，字雙玉，靜廉寡所嗜好，一切衣飾歌管豔靡紛華之物，皆屏棄之。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，藥爐經卷而已。性喜畫山水，摹倣大癡顧寶幢，槎枒老樹，遠山絕磧，筆墨間有天然氣韻，婦人中范華原也。

頓文，字小文，琵琶頓老孫女也。性聰慧，略識字義，唐詩皆能上口。授以琵琶，布指濩索，然意弗屑，不肯竟學。學鼓琴，雅歌三疊，清冷冷然，神與之泮，故又字曰琴心。云：琴心生於亂世，頓老賴以存活，不能早脫樂籍。賃屋青谿里，筆門圭竇，風月淒涼，屢為健兒儉人所阨。最後為李姓者挾持，牽連入獄，雖緣情得保，猶守以牛頭阿旁也。客有王生者，挽余居間營救，偕往訪之。

風鬟霧鬢，顛顛可憐，猶援琴而鼓，別鳳離鸞之曲，如猿吟鵲啼，不忍聞也。余說內卿許公，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，後還故居。吳郡王子其長，主張燕筑家，與琴心比鄰，兩相慕悅。王子故輕俠，傾金錢贖其貧悴，將攜歸，置別室，突遭奇禍，收者至，見琴心，詫曰：「此真禍水也！」憫其非辜，驅之去。獨捕王子，王子被戮，琴心逸後，終歸匪人。嗟乎！佳人命薄，若琴心者，其尤哉，其尤哉！

沙才美而豔，豐而逸，骨體皆媚，天生尤物也。善奕棋，吹簫度曲，長面修容，留仙裙，石華廣袖，衣被燦然。後攜其妹曰嫩者，遊吳郡，卜居半塘，一時名噪，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，惜也。才以瘡癩，剗其半面，嫩歸叱利，鬱鬱死。

馬嬌字婉容，姿首清麗，濯濯如春月柳，灑灑如出水芙蓉，真不愧嬌之一字也。知音識曲，妙合宮商，老技師推為獨步，然終以誤墮煙花為恨。思擇人而事，不敢以身許人，卒歸貴陽楊龍友。龍友名文驄，以詩畫擅名，華亭董文敏亟賞之，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：一曰李陀那，一曰珠玉耶，聖僕沒，龍友得玉耶，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硯几杖諸玩好古器，復擁婉容，終日摩挲笑語為樂。甲申之變，貴陽馬士英冊立弘光帝，自為首輔，援引閹兒阮大鍼，構黨煽權，撓亂天

下，以致五月出奔都成，百姓焚燒馬阮居第，以龍友鄉戚有連，亦被烈炬，頃刻灰燼。時龍友巡撫蘇松，盡室以行，玉耶亦殉，婉容莫知所終。龍友父子，殉難閩嶠，無遺種他。猶存老女，丐歸金陵，依家僕以終天年。婉容有妹曰媿，亦著名；又有馬小媿者，輕盈飄逸，自命風流，真州鹽費用千金購得，奉溧陽陳公子，公子昵之未久，并匳具贈豫章陳伯璣，生一子一女，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。

顧喜，一名小喜。性情豪爽，體態豐華，鈇不纖妍，人稱爲顧大脚。又謂之肉屏風；然其邁往不屑之韻，凌霄拔俗之姿，則非籬壁間物也。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，入陜谷，往往敗北，生降矣。漢武帝悼李夫人賦，有云：『佳俠含光，』余題四字顏其室。亂後不知從何人去，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。

朱小大頗著美名，余未之見；然聞其纖妍俏潔，涉獵文藝，粉指墨痕，縱橫縹帙，是李易安之流也。歸昭陽李太僕，太僕遇禍家滅。

王小大，生而韶秀，爲人圓滑便捷，善周旋，廣筵長席，人勸一觴，皆膝席歡受；又於工於酒

糾旣錄事，無毫髮繆誤，能為酒客解紛釋怨。時人謂之「和氣湯」。揚州顧爾邁，字不盈，鎮遠侯介弟也，挾戚里之富，往來平康，悅小大貯之河亭。時時召客大飲，效陳孟公高季武授女將軍酒正印，左右指麾，客皆極飲沾醉，有醉而逸者，鎖門脫履卧地上，至日中乃醒。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，不盈為揖客，出入轅戟，有古任俠風，書畫與鄭超宗齊名。

張元清瘦輕佻，臨風飄舉，齒少長，在少年場中纖腰鷓步，亦自楚楚，人呼之為張小脚。劉元齒亦不少，而佻達輕盈，目睛閃閃，注射四筵。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，元轉面向裏帷，不與之接，拍其肩曰：「汝不知我為名士耶！」元轉面曰：「名士是何物？值幾文錢耶？」相傳以為笑。

崔科後起之秀，目未見前輩典型，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，科亦顧影自憐，矜其容色，高其聲價，不屑一切，卒為一詞林所窘辱。

董年秦淮絕色，與小宛姊妹行，豔冶之名，亦相頡頏。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，中一首曰：「美人在南國，余見兩雙成；春與年同豔，花推月主盟；蛾眉無後輩，蝶夢是前生。寂寂皆黃土，

香風付管城。」

李香身軀短小，膚理玉色，慧俊婉轉，調笑無雙，人名之為「香扇墜」。余有詩贈之曰：「生小傾城是李香，懷中婀娜袖中藏，何緣十二巫峯女，夢裏偏來見楚王。」武塘魏子中為書於粉壁，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，時人稱為三絕。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，四方才士，爭一識面以為榮。

珠市名妓附見

珠市，在內橋傍，曲巷逶迤，屋宇湫隘，然其中有麗人，惜限於地，不敢與舊院頡頏。以余所見王月諸姬，并著迷香神雞之勝，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？恐遂湮沒無聞，使媚骨芳魂，與草木同腐，故附書於卷尾，以備金陵軼史云。

王月字微波，母胞生三女，長即月，次節，次滿，并有殊色。月尤慧妍，善自修飾，顧身玉立，皓齒明眸，異常妖冶，名動公卿。桐城孫武公暱之，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，經月不出。於牛女渡河之夕，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，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，梨園子弟三班駢演，水閣外環列

舟航如堵牆，品藻花案，設立層臺，以坐狀元；二十餘人中，考微波第一，登臺奏樂，進金屈卮，南曲諸姬皆色沮，漸逸去。天明始罷酒，次日各賦詩紀其事，余詩所云：『月中仙子花中王，第一姮娥第一香』者是也。微波繡之於幌中，不去手，武公益眷戀，欲置為側室。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，強有力，以三千金啖其父，奪以歸。武公悒悒，遂娶葛嫩也。香君後為安廬兵備道，攜月赴任，寵專房，崇禎十五年五月，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，知府鄭履祥死節，香君被擒，搜其家，得月，留營中，寵歷一寨。偶以事忤獻忠，斷其頭，函置於盤，以享羣賊，嗟乎，等死也！月不及嫩矣，悲夫！

王節有姿色，先歸顧不盈，後歸王恆之，甘淡泊，怡然自得，雖為姬侍，有荆釵裙布風。妹滿幼小，好戲弄，窈窕輕盈，作嬌娃之態，保國公買置後房，與寇白門不合，後還秦淮。

寇涓字白門，錢牧齋詩云：『寇家姊妹總芳菲，十八年來花信迷，今日秦淮恐相值，防他紅淚一沾衣。』則寇家多佳麗，白門其一也。白門娟娟靜美，跌宕風流，能度曲，善畫蘭，粗知拈韻，能吟詩，然滑易不能竟學。十八九時，為保國公購之，貯以金屋，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。甲申

三月，京師陷，保國公生降，家口沒入官，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，匹馬短衣，從一婢而歸，歸為女俠，築園亭，結賓客，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，酒酣耳熱，或歌或哭，亦自歎美人之遲暮，嗟紅豆之飄零也。既從揚州某孝廉，不得志復還金陵，老矣，猶日與諸少年伍，卧病時，召所歡韓生來，綢繆悲泣，欲留之同寢，韓生以他故辭，執手不忍別。至夜，聞韓生在婢房笑語，奮身起喚婢，自箠數十，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，欲啣其肉，病甚劇，醫藥罔效，遂死。蒙叟金陵雜題有云：『叢殘紅粉念君恩，女俠誰知寇白門，黃土蓋棺心未死，香丸一縷是芳魂。』

下卷 軼事

金陵都會之地，南曲靡麗之鄉。紈茵浪子，蕭瑟詞人，往來遊戲，馬如游龍，車相接也。其間風月樓臺，尊疊絲管，以及嬰童狎客，雜伎名優，獻媚爭妍，絡繹奔赴，垂楊影外，片玉壺中，秋笛頻吹，春鶯乍囀，雖宋廣平鐵石心腸，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！一聲河滿，人何以堪，歸見梨渦，誰能遣此？然而流連忘返，醉飽無時，卿卿雖愛卿卿，一誤豈容再誤？遂爾喪失平生之守，見斤禮

法之士，豈非黑風之飄墮，碧海之迷津乎？余之編輯斯編，雖曰傳芳，實為垂戒。王右軍云：『後之覽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也！』

瓜州蕭伯梁，豪華任俠，傾財結客，好遊狹斜，久住曲中，投轄轟飲，俾畫作夜，多擁名姬，簪花擊鼓為樂。錢宗伯詩所云：『天公要斷煙花種，醉殺揚州蕭伯梁』者是也。

嘉興姚壯若，用十二樓船於秦淮，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，百有餘人，每船邀名妓四人，侑酒，梨園一部，燈火笙歌，為一時之盛事。先是嘉興沈雨若，費千金定花案，江南豔稱之。

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，張魁官簫，管五官管子，吳章甫絃索，盛仲文打十番鼓，丁繼之張燕筑，沈元甫王公遠，宋維章串戲，柳敬亭說書，或集於二李家，或集於眉樓，每集必費百金，此亦銷金之窟也。

張卯尤滑稽婉膩，善伺美人喜怒，一日偶忤李大娘，大娘手捽其頭上駮帽，擲之於地，卯徐徐拾取，笑而戴之以去。

張魁字修我，吳郡人，少美姿首，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。公子官南都府佐，魁來訪之，鬪者

拒口出褻語，且詬厲，公子聞而扑之；然卒留之署中，歡好無似。移居桃葉渡口，與舊院為鄰，諸名妓家往來相熟。籠中鸚武見之，叫曰：『張魁官來，阿彌陀佛。』魁善吹簫度曲，打馬投壺，往往勝其曹耦，每晨朝，即到樓館，插瓶花，爇爐香，洗芥片，拂拭琴几，位置衣桁，不令主人知也。以此僕婢皆感之，貓狗亦不厭焉。後魁面生白點風，眉樓客戲榜於門曰：『革出花面篋片一名張魁，不許復入。』魁慚恨，遍求奇方灑削，得芙蓉露，治之良已；整衣帽復至眉樓，曰：『花面定何如？』亂後還吳，吳新進少年，搔頭弄姿，持簫擲管，以柔曼悅人者，見魁輒揶揄之，肆為詆訶，以此重窮困。龔宗伯奉使粵東，憐而賑之，厚予之金，使往山中販芥茶，得息頗厚，家稍稍豐矣。然魁性僻，常自言曰：『我大賤相，茶非惠泉水，不可沾脣；飯非四糙冬春米，不可入口；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，不可開眼。』錢財到手輒盡，坐此不名一錢，時人共非笑之，弗顧也。年過六十，以販茶賣芙蓉露為業，庚寅辛卯之際，余游吳，寓周氏水閣，魁猶清晨來插瓶花，爇爐香，洗芥片，拂拭琴几，位置衣桁，如曩時，酒酣燭跋，說青谿舊事，不覺流涕。丁酉再過金陵，歌臺舞榭，化為瓦礫之場，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，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：『此張魁官簫聲也！』為

嗚咽久之，又數年，卒以窮死。

歲丙子，金沙張公亮、呂霖生、鹽官陳則梁、漳浦劉漁仲、如皋冒辟疆，盟於眉樓。則梁作盟文甚奇，末云：『牲盟不如臂盟，臂盟不如心盟。』

中山公子徐青君，魏國介弟也。家貲鉅萬，性豪侈，自奉甚豐，廣蓄姬妾，造園大功坊側，樹石亭臺，擬於平泉金谷，每當夏月，置宴河房，選名妓四五人，邀賓侑酒，木瓜佛手，堆積如山，茉莉芝蘭，芳香似雪。夜以繼日，把酒酣歌，綸巾鶴氅，真神仙中人也。弘光朝，加中府都督，前驅班列，呵導入朝，愈榮顯矣。乙酉鼎革，籍沒田產，遂無立錫，羣姬雨散，一身孑然，與傭丐為伍。乃至為人代杖，其居第易為兵道衙門。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，計償若干，受杖時，其數過倍。青君大呼曰：『我徐青君也！』兵憲林公駭問左右，有哀王孫者，跪而對曰：『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。窮苦為人代杖，此堂乃其家廳，不覺傷心呼號耳。』林公憐而釋之，慰藉甚至。且曰：『君尚有非欽產可清還者，本道理為查給，以終餘生。』青君跪謝曰：『花園是某自造，非欽產也。』林公唯唯，厚贈遺之，查還其園，賣花石貨，柱礎以自活。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

為業，杜少陵詩云：『問之不肯道姓名，但道困苦乞為奴。』嗚呼！豈虛也哉？

同人社集松風閣，雪衣眉生皆在，飲罷聯騎入城，紅粧翠袖，躍馬揚鞭，觀者塞途，太平景象，恍然心目。

丁繼之扮張驢兒娘，張燕筑扮賓頭盧，朱維章扮武大郎，皆妙絕一世。丁、張二者亦壽九十餘，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：『秦淮烟月經游處，華表歸來白鶴知。』不勝黃公酒壚之歎。

無錫鄒公履游平康，頭戴紅紗巾，身著紙衣，齒高跟履，很狂沉湎，揮斥千黃金不顧。初場畢，擊大司馬門鼓，送試卷，大合樂於妓家，高聲自誦其文，妓皆稱快。或時闌入梨園，毘毘上為參軍鵲也！

柳敬亭泰州人，本姓曹，避仇流落江湖，休於樹下，乃姓柳。善說書，游於金陵。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，引為上客，常往來南曲，與張燕筑、沈公憲俱。張、沈以歌曲，敬亭以譚詞，酒酣以往，擊節悲吟，傾靡四座。蓋優孟、東方曼倩之流也。後入左寧南幕府，出入兵間，寧南已敗，又游松

江馬提督軍中，鬱鬱不得志，年已八十餘矣。間過余僑寓，宜睡軒中，猶說「秦叔寶見姑娘」也。

萊陽姜如須游於李十娘家，漁於色，匿不出戶。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，漏下三刻，星河皎然，連袂間行，經過趙李，垂簾閉戶，夜人定矣。兩君一躍登屋，直至卧房，排闥開張，勢如盜賊，如須下床，跪稱大王乞命，毋傷十娘。兩君擲刀大笑曰：「三郎郎當！三郎郎當！」復呼酒極飲，盡醉而散。——蓋如須行三。——如須高才曠代，偶效樊川，略同謝傅，秋風團扇，寄興掃眉，非沉溺煙花之比。聊記一則，以存流風餘韻云爾。

陳則梁人奇文奇，舉體皆奇，常致書眉樓，勸其早脫風塵，速尋道伴。言詞切至，眉樓遂擇主而事。誠以驚弓之鳥，遠為透網之鱗也。掃眉才子，慧業文人，時節因緣，不得不為延津之合矣。

十七八女郎歌「楊柳岸曉風殘月」若作曲中，則處處有之；時時有之；予作憶江南詞有云：「江南好景本無多，只在曉風殘月下。」思之祇益傷神，見之不堪回首矣！

沈公憲以串戲擅長，同時推為第一，王式之中翰，王恆之水部，異曲同工，遊戲三昧，江總持柳耆卿，依稀再見，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！

樂戶有妻有妾，防閑最嚴，謹守貞潔，不與人客交言；人客強見之，一揖之外，翻身入簾也。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，流落江湖，遂為名妓，忽為匪類所持，暴繫吳郡獄中。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，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，致書司李李蠖菴，僅而得免；然亦如嚴幼芳劉漣惜備受笞楚決杖矣。三娘長身玉色，倭墮如雲，量洪善飲，飲至百觥不醉；時辛丑中秋之際，庭桂盛開，置酒高會。黃蘭叢及玉峯女士馮靜容皆來，居停主人金叔侃，盡傾家釀，分曹角勝，轟飲如雷，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，諸侯皆作壁上觀。飲至天明，諸君皆大吐，靜容亦吐，髻鬟委地，或橫卧地上，衣履狼藉；惟三娘醒，然猶不眠倚桂樹也。蘭叢賈其餘勇，尚與翼侯豁拳，各盡三四大斗而別，嗟乎，俯仰歲月之間，諸君皆埋骨青山，美人亦栖身黃土，河山邈矣！能不悲哉？

李貞麗者，李香之假母，有豪俠氣，常一夜博輸千金立盡；與陽羨陳定生善，香年十三，亦

俠而慧，從吳人周如松受歌。玉茗堂四夢，皆能妙其音節；尤工琵琶，與雪苑侯朝宗善。聞兒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，香力諫止，不與通。朝宗去後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，香辭曰：『妾不敢負侯公子也！』卒不往。蓋前此大鍼恨朝宗，羅致欲殺之，朝宗逃而免，并欲殺定生也。定生大為錦衣馮可宗所辱。

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廣，末段云：『二十年來事已非，不開畫閣鎖芳菲，那堪兩院無人到，獨對三春有燕飛；風絃不動新歌扇，露井橫飄舊舞衣，花草朱門空後閣，琵琶青塚恨明妃。獨有青樓舊相識，蛾眉零落頭新白，夢斷何年行雨蹤，情深一調留雲跡。院本傷心正德詞，樂府銷魂教坊籍，為唱當時烏夜啼，青衫淚滿江南客。』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。悲夫！

附錄

宋蕙湘，秦淮女也。兵燹流落，被擄入軍。至河南衛輝府城，題絕句四首於壁間云：『風動

江空羯鼓催，降旗飄颺鳳城開。將軍戰死君王繫，薄命紅顏馬上來。『廣陌黃塵暗鬢鴉，北風吹面落鉛華。可憐夜月瑩襟引，幾度穹廬伴暮笳。』『春花如繡柳如烟，良夜知心畫閣眠。今日相思渾似夢，算來可恨是蒼天。』『盈盈十五破瓜初，已作明妃別故廬。誰散千金同孟德，鑲黃旗下贖文姝。』後跋云：『被難而來，野居露宿，即欲效章嘉故事，稍留翰墨，以告君子，不可得也。偶居邸舍，索筆漫題，以冀萬一之遇，命薄如此，想亦不可得矣。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於古汲縣前路王城之東。』潞王城，潞藩府第也。

燕順，淮安妓女也。年十六，知義理，每厭薄青樓，以為不可一日居。甲申三月，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，突至淮城西門外，馬步五六百人，擄掠甚慘。妓女悉被擒，順獨堅執不從，兵以布縛之馬上，順舉身自奮，哭誓不止。兵竟刃之。

又山東郟城縣之李家莊，旗亭壁間題三絕句云：『不畫雙蛾向碧紗，惟從馬上撥琵琶，驛亭空有歸家夢。驚破啼聲是夜笳。』『日日牛車道路賒，徧身塵土向天涯，不因薄命生多恨，青塚啼鵑怨漢家。』『驚傳縣吏點名頻，一一分明漢語真，世上無如男子好，看他髡髮也。

騎人。』末書云：『吳中羈婦趙雪華題。』凡此數者，皆羣芳之萎道旁者也！

附錄盒子會

沈周作盒子會辭。其序云：『南京舊院，有色藝俱優者，或二十三十姓，結為手帕姊妹。每上節以春檠巧具，殼核相賽，名盒子會。凡得奇品為勝，輸者罰酒酌勝者。中有所私，亦來挾金助會，厭厭夜飲，彌月而止。席間設燈張樂，各出其技能，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。』辭云：『平樂燈宵鬧如沸，燈火烘春笑聲內，盒匳來往鬪芳鄰，手帕綢繆通姊妹。東家西家百絡盛，裝殼釘核春滿檠，豹胎間挾鯉冰脆，烏欖分攪柳玉生。不論多同較奇有，品裏輸無倒陪酒，呈絲逞竹心會歡，裛鈔裨金走情友。闕堂一月自春風，酒香人語百花中，一般桃李三千戶，亦有愁人隔牆住。』

後跋

狹邪之游，君子所戒，然謝安石東山攜妓，白香山春戀溫柔；一則稱江左風流，一則稱廣

大教主，因偶適其性情，亦何害為君子哉？唐有處士李戡者，痛惡元白詩，謂其纖豔不逞，淫言
媒語，入人肌骨，不可除去；秀鐵面亦訶黃魯直作為綺詩，當墮泥犁地獄。余之編斯記也，將毋
為李處士所詬，秀鐵面所訶乎？然管仲相桓公，置女閭七百，徵其夜合之資，以富國，則始作者，
其惟管仲乎？孟子之卑管晏，有以哉？有以哉！吳興太守吳國次，弔董少君詩序，有云：『當時才
子，競著黃衫，合世清流，為牽紅繡玉臺重下，溫郎信是可人，金屋偕歸，汧國遂成佳婦。』時錢
虞山作于節度，劉漁仲為古押衙，故云云爾。辟疆老矣！一覺揚州，豈其夢耶？余甲申以前，詩文
盡皆焚棄，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，亦如前塵昔夢，不復記憶，但抽毫點註，我心寫兮，亦泗水
潛夫記武林舊事之意也，知我罪我，余烏足以知之！

續板橋雜記弁言

非遍覽山川形勢之勝，不足以宕心胸；非遍歷美人歌舞之場，不足以言風雅。吾友珠泉挾不世才，喜遨遊，袖中詩卷，襟上酒痕，隨處有焉！每當秋風白下，夜雨揚州，偶有所見，寄情而不膩於情，雖珠鮮玉脆，一顧猶憐，而流水行雲，過焉輒化，非所謂入乎其中而超乎其外者歟？昔東坡與琴操湖上參禪，戲相答問，琴遂感而削髮，由此觀之，則斯記也，即從黑海驚波，喚醒青樓幻夢矣！如曰：『倚翠偎紅，風流絕世，評花謔柳，歌詠宜人，』猶淺之乎測珠泉也！歲在屠維作噩陽月上澣海陵默堂主人拜題。

續板橋雜記序

予初交孫二南莊，即耳珠泉名，今年夏，始得握手，溫文博雅，疊疊風生，與之上下其議論，才既過人，而識尤足千古。益信名下無虛士。宜南莊常津津不置也！既出其續板橋雜記見示，時讀者僉以香豔賞之；夫挾天繡雲，雕繪滿目，而塵羹土飯，奚當饑飽，予嘗謂世非乏才，由識

眇也；梯崖絕淵，往往方軌古人，竊得肱膈一癢，便自詡為辦香，究其所著述，非塵障理域，即清譚元塵，其於人心世道何裨焉？珠泉日提不律，煙霞珠玉，供其指揮，遂使雅人韻事，曲曲盡致。而勸懲之意，隱寓諸筆墨之外，非才與識兼，惡能辦此，予曩讀豔異編而歎其情見乎辭，今觀此記，要亦感於前人之吐花弄舌而有味乎其言之。蓋所以警人者至矣，不誠邯鄲之梁肉哉？質之南莊，當不河漢予言爾！

乾隆庚戌仲春二日洪都黎松門拜題

序二

青衫著作，祇宜命薄佳人，紅粉品題，偏重文魔秀士。若果薛箋聲價，足標豔美之編，何妨江筆平章，別撰羣芳之譜。此吾友珠泉所由續板橋雜記也。原夫秣陵古郡，建業名都，秦鑿新渠，血吹脂沫；吳營舊壘，燕啄香泥；軟水溫山，綺麗久沿往代；遺簪剩鳥，風流猶襲前朝。美既擅於彼妹，情自鍾於我輩。珠泉荃蘭竟體，松柏為心，彈缺丁年，遠入邗生之帳；撫絃雨夜，獨登荀

令之牀，劍氣初沉，琴心未寂，時則莫愁湖畔，少婦停梭，桃葉渡頭，侍兒飛扇，挈紫髯之狎客，北
里尋春，背赤脚之奚奴，東牆待月，纖腰蘇小，爭窺柳絮之簾，素面徐娘，閒佇梨花之院。君真好
色，誰不為容？無何鞭鐙斜陽，囊書蓬轉，帆檣暮雨，匳鏡萍飄，就中泣下誰多？今夜醉眠何處？桃
花潭水，淒涼太白之詩，煙雨河橋，寂寞小紅之曲；何必落梅窗外，夢始斷於西樓，即此芳草堤
邊，魂已銷於南浦，况乎蛾眉易老，駿骨馬求歸廝養者次之，屬沙吒者已矣；若使海棠早謝，豔
友名湮，不將沅芷先凋，騷人色減，遂乃重菟黛綠，如僉十二之釵，再枝鉛黃，應禿三千之管；雖
付之遊戲，有似稗諧，而出以雅馴，居然花史，永祕魏王之枕，常熏韓掾之香，嗟乎！俠妓自豪，原
知慕義，儒姬爾雅，定解憐才；縱令伴共諸郎，仍可采同列女；試向伶工水榭，演就傳奇，還從畫
士山房，描成絕代，行見星軺驛舍，爭傳金屋之姿，雲幕旗亭，咸重玉臺之選。越州青閣居士拜
題於竹西僧舍。

序三

渡名桃葉，洵足勾留，里接長干，由來佳麗。風流東晉，騷人揮麈之場。曠達南朝，狎客分箋之地。歌樓舞榭，倡家俱白玉為檣。月夕花晨，蕩子以明珠作楫。颺畫簾於水畔，婉度輕歌，啓繡戶於花前，漫呼小字。芙蓉屏裏，無非綠酒銀鐙，玳瑁筵中，盡是紫簫紅笛。所以入青溪之曲，過客魂銷，問長板之橋，羈人心醉者也。獨是偎紅倚翠，不乏綺人，刻燭分題，罕逢佳士，聽雞聲之斷愛，溝水東西，傷馬足以無情，浮雲南北，嗟爾紈袴，徒揮買笑千金，咄彼綺羅，未得解人一目。縱或寄情雜咏，注意閒吟，要皆風雲月露之數詞，無復俊逸清新之雅韻。我友珠泉先生鵬未搏雲，豹還隱霧，王仲宣才華第一，依人在紅蓮綠水之間。庾景行品概無雙，寄興於檀板金樽之側。皖江留頓，道出溫柔，白下棲遲，人逢綺麗。瀟瀟暮雨，吳娘曲裏新聲，皎皎中天，揚子江頭明月。緣賦情之特甚，致所遇之多奇。昔夢猶存，其人宛在，然而烏棲月下，已換樓臺，燕到春餘，半迷門巷，重來漁父，垂髫黃髮之全非。前度劉郎，紫陌紅塵之小異。卿同斷梗，儂是飄蓬。江淹之別恨依依，衛玠之愁腸脉脉，雪泥鴻爪，李師師茲在誰家。鬢影蟬釵，關盼盼今歸別院。花迎舊路，撫今昔以神傷，鳥變新音，對湖山而心搆。因而譜花叢之爛漫，字字皆春，誌柳絮之飄飄，

行行似玉，緣歡寓恨，婉而多風，即色成空，華不為靡，編同玉茗，發函皆豔異之人，記續曼翁，載筆並後先之美，君非達者，玉釵金粉之遐思，僕本恨人，榴帳薇裙之前夢，覽新編而惆悵，觸往事於依稀，雌霓吟文，佩服太冲之著，烏焉成字，效顰元晏之談，云爾！聞逢執徐，園涂月朔，清溪研香拜謨。

續板橋雜記緣起

全曩時讀曼翁板橋雜記，留連神往，惜不獲睹前輩風流，迨聞丙申以來，繁華似昔，則夢想白門柳色，又歷有年所矣。庚子夏五，樞陽觀察招赴金陵，曾於公餘遍覽秦淮之勝，旋以居停罷官，束裝歸里，計為平安杜書記者，無多日也！辛丑春重來白下，閒居三月，時與二三知己，選勝徵歌，興復不淺，嗣余就聘崇川，三年羈跡，青溪一曲，邈若山河。今秋于役省垣，僑居王氏水閣者十日，赤欄橋畔，回首舊歡，無復存者；惟雲陽校書，猶共晨夕，因思當日，不乏素心，曾幾何時，風流雲散，安知目前之依依聚首者，不一二年間，行又蓬飄梗泛乎？爰於迴櫂餘閒，撫今

追昔，續成是記。亦類分雅游麗品軼事三卷，非敢效顰曼翁，聊使師師簡簡之名，得借江水以俱長爾！至於聞見無多，記敘譎陋，續貂之病，閱者原之！時甲辰中秋望後二日，茗南珠泉居士書於雉皋舟次。



續板橋雜記

珠泉居士著

上卷 雅游

秦淮古佳麗地，自六朝以來，青溪笛步間，類多韻事，洎乎前明，輕烟澹粉，燈火樓臺，號稱極盛。迨申酉之交，一片歡場，化為瓦礫，每覽板橋前記，美人黄土，名士青山，良可慨已！迺承平既久，風月撩人，十數年來，裙屐笙歌，依然繁豔；詎江左流風，於今未艾，抑山溫水軟，良由地氣使然歟？

前明河房，為文人讌遊之所，妓家則鱗次，舊院在鈔庫街南，與貢院隔河遙對，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，兩岸河房，麗妹櫛比。俗稱本地者曰：「本幫」，來自姑蘇者曰：「蘇幫」，來自維揚者曰：「揚幫」，雖其中妍媸各別，而芬芬羅綺，嘹唳笙歌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蕩志也！

自利涉橋以東，為釣魚巷，迤邐至水關，臨河一帶，亦麗者所居，地稍靜僻，每有名姬，心厭塵市，擇此居之；然自夏初水長，以迄秋中，遊艇往來，亦復絡繹不絕。由文德橋而西，為武定橋，

迤西至新橋，亦有河樓，地處西偏，遊蹤暫至，故卜居者少；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，室宇湫隘，類皆卑屑所居，不敢與水榭頡頏，聞亦間有麗人，余則未之見也。

貢院與學宮毗連，院牆外為街，街以南皆河房，每值賓興之歲，多士雲集，豪華者挾重貲，擇麗姝僑寓焉；寒素之士，時亦挈伴閒遊，尋蓮訪藕，好風引夢，仙路迷人，求其獨清獨醒，殆十無二三也！

秦淮河鑿自祖龍，水由方山來，西流沿石城，達於江，當春夏之交，潮汐盛至，十里盈盈，足恣遊賞；迨秋季水落，舟楫不通，故泛舟者始於初夏，訖於仲秋。當夫序屆天中，日逢竹醉，（五月十三日傾城出遊，較端午尤盛。）遊船數百，震盪波心，清曲南詞，十番鑼鼓，騰騰如沸，各奏爾能，薄暮須臾，燭龍炫耀，簾幕畢鉤，倩粧倚欄，聲光亂亂，雖無昔日燈船之盛，而良辰美景，樂事賞心，洵昇平氣象也。

秦淮河船上用篷廠，懸以角燈，下設迴欄，中施几榻，盤盃曾疊，色色皆精，船左右不設窗，察以便眺望，每當放船落日，雙槳平分，撲鼻風荷，沁心雪藕，聆清歌之一曲，望彼美兮盈盈，真

乃縹緲欲仙，塵襟胥滌矣！

青溪一曲，銷夏最宜；而遊目騁懷，春秋亦多佳日。至於冬令：朔風如刀，招招者絕迹矣！然促坐圍爐，淺斟低唱，作消寒會，正不減羅浮夢中。

茶寮酒肆，東則桃葉渡口，西至武定橋頭，張幕挑帘，食物具備；而諸名姬又家有廚娘，水陸珍奇，充盈庖室，倉猝客來，咄嗟立辦，燕飲之便，莫過於斯。

院中雖各分門戶，而去此適彼，轉徙無常。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；間有親生子女，一門團聚者，大概土著居多。若乃買雛教歌，認為己女，高其聲價，待客梳櫛，愛俏者其名，愛鈔者其實。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，僮父大賈，無難欺以其方，使彼慳囊頓破也。

河亭設宴，向止小童歌唱，佐以絃索笙簫。年來教習女優，凡十歲以上，十五以下，聲容並美者，派以生旦，各擅所長。粧束登場，神移四座，纏頭之費，十倍梨園；至於名妓仙娃，亦各嫻法曲，非知音密席，不肯輕轉歌喉，若寄生草翦靛花淫靡之音，乃倚門獻笑者歌之，名姬不屑也。日初過午，賣花聲便盈街市，茉莉珠蘭，提籃挈榼，不異曼翁前記所云。近更綴以銅絲，幻

成魚籃飛鳥，可以懸諸帳中；比及昏黃，則雪花齊放矣！酒醒夢迴，芳馨橫溢，和以氣肌薈澤，如遊衆香國中。

院中衣裳粧束，以蘇為式，而彩裾廣袖，兼效維揚。惟睡鞋用之者少，余見河房諸姬，咸以素帛製為小襪，——似膝袴而有底，上以錦帶繫之，能使雙纏不露，且竟夕不鬆脫也。其履地用方頭鞋，如童子履而無後跟，即古鞞鞋遺製，燈影下曳之以行，亦復不于有致；至於抹胸，俗稱「肚兜」，夏紗冬縐，貯以麝屑，緣以錦縑，乍解羅襟，便聞香澤，雪膚絳襪，交映有情，此尤服之妖者！

中卷 麗品

秦淮名姝，首推二湯。——二湯者，本郡人，以九十行稱，學生姊妹也。態度則楊柳晚風，容華若芙蓉曉日，並翠眉而玉頰，各盧腫而頰脣。乍見者如一對璧人，無分伯仲；注目凝睇，覺九姬靨輔微圓，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，可識別也。早墮風塵，從良未遂，闔戶數十指，惟賴二姬作

生涯，雖車馬盈門，不乏貴遊投贈，而纏頭到手輒盡。居新橋之牛市，臨流數椽，湫隘已甚。余曾於辛丑夏初邂逅一晤，今秋往訪，適為勢家招去侑觴，不復謀面。聞之桐城孫楚儂云：『二姬窮愁日甚，雖年纔二紀，而消瘦容光，較初破瓜時，已十減六七矣！然三分丰韻，尚堪領袖秦淮也。』嗟乎！人美如玉，命薄於雲，如二姬者，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！楚儂又余語云：『桐邑楊米人曾為二姬作雙珠記傳奇，情文並茂。』惜尚秘之枕函，余未得而讀之。

朱大蘇州人，身體弱小，人戲以「朱骨」稱之。——蓋細骨輕軀，踐塵無迹，倘舞迴風，當挽留仙之裾也。鬢髮如雲，明眸似水，驟與之遇，神光陸離。在儕輩中，齒稍長矣，而風度高雅，無折腰鵝齒習氣。故文士樂與之遊。隨園主人過江者宿也，遂初既賦，寄興掃眉，雅與姬善。蒼髯紅粉，嘗相對於銀燈綠酒之間。余於庚辛兩度抵寧，時一過從，淪茗清談，目為豔友。惜近以病廢，退居僻巷中，生計蕭然，無復過而問者。『芙蓉綠水秋將老，鸚鵡金籠語可憐。』舊日繁華，不堪回首矣！姬有女年方十歲，教以歌曲，不肯發聲，自言願歸里門，織布為業。余聞之歎曰：『此大知識之女也，宜成其志。』姬亦以余言為然。

徐二，江陰青陽鎮人。——本姓張，乳名銀兒。年十七，適同里徐權，田舍郎，不解溫存，大有駁馬馱癡之感。權又性耽逸樂，不願力田，惑於匪人，夫妻偕赴吳門。轉徙秦淮，作脂粉生活。——性情豪邁，不屑效倚門倡，與人較錢帛，非心之所好，即誘以多金弗顧也。余遊金陵，首與姬晤，雪膚花貌，豐若有餘，而裙底弓彎，卻又瘦不盈握。贈以詩有「一泓秋水雙鉤月，洗盡秦淮爛漫春」之句，見者謂非虛譽。先是姬實居洞神宮前馬嫗家，斗室兩間，殊苦窄陋，且為僮父所侮，不安厥居，余傾囊伙助，並糾同志為卜居於城北細柳巷中，此庚子七月間事也。明年春，再抵白門，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。嗣余就館崇川，聞為無良，遂訟，移家維揚。壬寅仲冬，便道過訪，雖座上客滿，不異曩時，而風雨飄飄，漸覺朱顏非昔矣！逮今秋，載造其廬，則已舉家赴淮，託言索逋，實乃生計蕭索，意欲別揀枝棲，聞其瀕行，猶倩人至周稼軒幕中，詢余近狀，蓋賦情特甚焉。為誦家梅邨詩云：「青山憔悴卿憐我，紅粉飄零我憶卿。」殊覺今昔同情，不勝慨歎。姬幼工技擊，不輕示人，余曾乘其薄醉，強一試之，矯若猿飛，疾同鳥落，騰躍半炊許，觀者咸目眩神驚，姬一笑斂身，依然尋常旒旒也。姬在娃娃橋時，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，鉛華不御，

橫波流光，雅有矯憨之態；惜翻雲覆雨，愛憎無常，逐水桃花，未免稍輕薄耳。

王秀瑛小名愛兒，父母皆蘇州人。生於金陵，遂家焉。適伶人張七，以母命非本志也，姿清妍，舉止閒雅，不樂與姊妹行爲伍，所居鈔庫街之西，閨閣幽深，儵然絕俗。有僮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，謀一夕歡不可得；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，杯茗清談，鮮及於亂；遇緩急傾貲相助，不望報也。其性情矜尚如此。余友周子稼軒、孫子楚儂皆與善，嘗語余云：「姬非五鼓不眠，非日中不起，早飯饗午，晚膳三更，習以爲常，不能改也。自奉甚薄，宴客必豐，盛服盈筭，弗以被體，能鼓琴，善南北曲，非興會所至，雖素心人，不克強之發聲。」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；然終以不得其所，鬱鬱多病。楚儂賦詩云：「我本飄萍，卿斷梗，白門同是月殘時。」姬爲涕泣久之，有妹曰二姑，沈靜寡言笑，高自位置，亦大有姊風。

董三蘇州人，肌膚不甚白，而天然韶令；雖粗服亂頭，自有一顧傾城之致。余戲以「墨牡丹」名之。惜遇人不淑，孽海飄零，所得纏頭，盡償博債，眉黛間常有恨色。同居二人，長曰董大，眼光如醉；次曰董二，姿亦白皙，然以視三姬之風雷嫣然，不覺瞠乎後矣！

張玉秀行大，蘇州人，隨其母寄籍江寧。眉目軒爽，舉止大方，巾幘具鬚眉之氣。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，出數百金梳之，為歡匝月。公子就官浙東，未半載，卒於署，僕從雲散，宦囊蕭然，旅櫬不得歸里。姬聞之，立出篋中貲，遣人赴浙，扶柩西旋。舟過江關，素服哭臨，呼號欲絕，遂於江口招提，廣集緇流，禮懺三晝夜，盡傾箱籠長物，命其家人伴送至楚，為之營葬而返。以此俠妓之聲振一時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為余道其事甚悉。余嘗一再詢之，淚眦熒熒，隱有一母也。天只「之恨。別時許作一傳，荏苒三載，未暇踐言。今秋過訪，已於六月間從良矣。問之鄰姬，言有同邑名士鄒生，年甫三旬，絃斷未續，偶與姬晤，姬知其高世才也，贈以所蓄纏頭，易金奉母，飄然長往。茲聞倡隨相得，筆耕鉞耨，稱嘉耦焉。吁，異哉姬之所為，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，不圖於青樓中得之。余既深嘉其志，且喜其得所歸也，為之綴序其事，以償夙諾云爾。

聞姬善崑曲，有崩雲裂石之音，惜未及聆之。其繼妹曰張二，弱質纖妍，亦嫺詞曲。姬有義女名雙福，年纔十一，白晢聰俊，與姊鳳兒並工戲劇。余於王氏水閣觀演，尋親記跌包一齣，聲情並茂，不亞梨園能手。鳳兒年十三，亦姬義女，自姬從良後，其母尚賴三人作生計焉。

郭三名心兒，丹陽人。父早亡，及笄之歲，母惑媒氏言，誤字維揚郭某，成婚未幾，竟以誘脅墮入風塵。年十九，移家金陵之桃葉渡，妖冶傾一時。向來秦淮諸姬，以蘇幫爲文，揚幫爲武，姬雖產于雲陽，而來自邗江，遂爲維揚諸姬之冠。都人士戲以武狀元目之。其所交好，皆達官貴人，及文士負盛名者，趨熱郎未易得覲顏色。余曾於辛夏邂逅河亭，頽而婉，豐而逸，素肌纖趾，溫乎如瑩。於今三年，姬齒二十有六，而盈門車馬，不減當初。余友季子影生，甚與善，嘗爲余言：「姬賦性豪爽，重意氣，善知人，無門戶習；至於媚骨天生，更不待擇新采異也。贈以短句四章，有云：『醉聞嬌喘聲猶媚，暖慰豐肌汗亦香，漫道司空渾見慣，溫柔只合喚仙鄉。』」皖桐先漱六孝廉聞而擊節，以詩寄余，有『傳來好句惟卿兩，解識芳心共我三』之句。時孝廉在上洋戰署也。姬有義女曰小姑，揚州人，忘其姓，年纔十七，長眉掩鬢，笑靨承顙，鞞袖曳裾，風流秀曼，亦後起之雋也。

王四本郡人，蘭姿玉質，秀韻天成，性喜清幽，雖在風塵，常深自秘匿，不甚見客。所居月波水榭，綺窗錦幙，不染纖埃，几榻尊彝，位置俱極楚楚。入其室者，如別一洞天，幾忘門以外之甚。

囂塵上也。

施四蘇州人，窈窕秀弱，眉目含情，脣一點小於桃英，趾雙翹瘦於蓮瓣，年雖稍長，調笑無雙；殆疑雨集所咏「丰容工泥夜，情味勝雛年」者也。松陵某尹暱寵之，攜居胥江別館，欲置為側室不果，三載後復歸秦淮。

徐九揚州人，早負盛名，惜余未之見，孫楚儂贈以詞云：「簾前記執纖纖手，堂中細酌盈盈酒，語軟情溫，惆悵巫山一段雲。背人特地留儂住，驚風又拂衣衫去！無悶無愁，萬喚千呼不轉頭。」又云：「驚春正滯邗江榭，悲秋始返金陵道，此日相逢，疑是飛瓊下碧空。茜裙半掩榴花飾，雲鬟低亞胭脂赤，相對多情，只少些兒畫不成。」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為側室，甚有寵云。

唐小本郡人，住槽坊巷，年方及笄，品貌雙絕，綺閣深藏，俗子未易謀面。善歌能飲，解誦風詩，每一掉文，如匡說解頤，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。其大婦曰嚴三，齒長於姬，而姱容修態，堪與頡頏，亦緣位置自高，羞與曲中人伍，人罕見之。

謝玉字楚楚，本郡人，年十六，肌理玉雪，秀慧絕倫，與其母居釣魚巷中。善南北曲，嬌喉一轉，飛鳥過音。母珍同掌珠，欲得佳子弟字之。玉亦自矜聲價，不屑作尋香人，雖給侍讌遊，猶虛屏山之夢也。

趙小字靜芳，江陰人。中人姿耳，有紈袴子弟暱之，一時獻諛者，思博主人歡，遂有文狀元之號。余觀其為人，沈默寡言，無輕佻氣習，要亦善自修飾，不隨俗波靡者。

許壽子本郡人，年逾二紀，舉止風韻，儼如閨閣中人。有張生某夙與善，生以筆耕為業而未有室家，歲入悉以遺姬，如是者有年。既而生以旅邸久居，饔飧不繼，姬聞而招致之，終歲日用，皆取給於姬，衣履亦姬親製。繼復為宛轉營謀，得膺某邑侯之聘，館穀豐美。瀕行時，姬置酒祖餞，生戀戀不忍別。姬於酒半，忽抗聲謂生曰：「青樓中那有情好？所綢繆者錢耳！君留戀烟花，罔思自立，浪遊數載，如夢如泡，今年已三旬，一誤豈容再誤？自茲以往，君當絕迹狹邪，亟圖嘉耦，妾不能終事君，亦不願繼見君，此間君勿復來，亦無復以妾為念也！」言已，歎歔泣下如雨。生大感動，即振策去。嗣聞就館三年，積貲頗厚，且娶妻生子，不負姬別時所囑云。先是有

潤城某公子慕姬名，策騎過訪，適姬所賃屋，為主者別售，迫令徙居，某立出千金，購以贈姬，至今青溪豔稱之。

徐二寶本郡人，居釣魚巷之上街，其夫為梨園領袖。姬於儕偶中年最長，余相識時，已不作脂粉生涯；然素服淡粧，自然幽雅，徐娘雖老，尚有風情也。皖桐先漱六孝廉風，與之善。有無錫秦姬者，與姬有葭莩親，向居丁字簾前，庚子秋復自梁溪來，寄居姬家者匝月，余因徐姬得識秦姬，雖齒加長矣，而纖腰踽步，婉媚愁人，亦此中翹楚也。

徐壽姐杭州人，適維揚徐某，僑寓秦淮，年已二紀，雋逸風流，妙解音律，同居數姬，競善度曲；余嘗避暑河亭，壽率諸姬柳陰列坐，絲肉競發，雲委塵飛，靜聆移時，宛在清虛府也。

馬四蘇州人，身軀弱小，明眸善睐，膚如凝脂，殆江淹賦所云「氣柔色靡」者；惟雙趺不甚纖妍，常鞞小方鞋（俗名拖鞋）作忙促裝，揜其微疵。

王二蘇州人，早墮風塵，由琴川轉徙金陵，余於庚夏相晤於熊氏河房，容貌亦自娟妍，第苦貧乏，不能自存，贈以貲，且為之譽，得漸生色；及辛歲抵寧，則被服麗都，座客常滿矣。綈袍雖

在，已無戀戀故人之色。余笑而詰之，姬面發頰，一座粲然。姬有妹曰鳳姐，年方十齡，致亦楚楚；教之歌曲，發響清越，妙合自然，洵美材也！

湯四湯五揚州人，姿首皆明豔；而四姬尤柔曼豐盈。余嘗戲之曰：『子好食言而肥歟？』姬不解，誤以「言」為「鹽」，（吳音言鹽相似）率爾對曰：『吾素不嗜鹽，』聞者絕倒！

陳小江北人，向居王府塘董二家，後徙潘家河房。年及破瓜，眉目疎朗，靨輔間數點微麻，天然媚麗。余同鄉卽子峨堂，與之善。語余云：『姬姿致亦猶人耳，所絕勝者：一痕酥透，雙蕾含春，觸手溫柔，不待斜照銀鐙，驚誇瑞雪也！』董二本郡董禿子女，年十五六，亦有微麻，白晳瑰逸，王府塘之魁首也。

金二本姓丁，蘇州人，居釣魚巷。豔名頗著，余於庚夏曾一遇之，明眉慧眼，纖跣柔腰，幾欲傾其流輩，惜兩顴微高，婉容稍減。有某公子者，甚與善，珠玉錦繡，稠疊贈遺，嘗於一月中，費金千計。兩情膠漆，引喻山河，秋以為期，絲蘿永託，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，慶將來得所歸；公子亦喜得阿嬌，擬以金屋貯之。一日公子啓扉而入，闔其無人，詢之鄰嫗，則姬於前夕盡室以

行，不知所往。公子疑信參半，書空咄咄，偵騎四出，蹤緒杳然，悲憤填膺，一病幾殆，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，其尤哉？

高四太倉州人，居東水關，頗身玉立，情致嬌憨。皖桐家萼秋一見傾倒，或云：「姬向與某丞善，丞乃富於貲而蠢俗不韻者。」萼秋力辯其誣，謂俊慧如姬，必能擇人。贈以詩有云：「文君自解憐司馬，碧玉何曾嫁汝南。」可謂有情癡矣！乃萼秋絕憐愛之，姬殊落落，盡傾囊中金，聚首無多日，卒以不歡而散。迨次年秋，萼秋領鄉薦，鹿鳴宴罷，緩轡過之，姬慚沮，閉戶以疾辭，竟不出見。

周四又稱梁四，蘇州人，年逾三十，風韻猶存，善彈琵琶，名著青溪桃葉間，有兩女曰大官，二官，貌不甚美，而演劇頗佳，十餘齡耳，已識曲中三昧。同時小女伶有周玲，乳名姐官，字瑟瑟，蘇州人，方全後改名璇，字姍來，江陰人；吳雙福，張大義女；汪銀兒，胡四喜妻；秦巧姐等，（皆蘇州人）並工院本，而周玲實創厥始，四喜獨冠其曹。鑑湖卮子升巖嘗語余云：「周玲之尋夢題曲，四喜之拾畫叫畫，含態騰芳，傳神阿堵，能使觀者感心燿目，迴腸蕩氣，雖老伎師，自歎弗如。」

也。

下卷 軼事

聞之金陵父老云：『秦淮河房，向雖妓者所居，屈指不過幾家，開宴延賓，亦不恆有；自十餘年來，戶戶皆花，家家是玉，冶遊遂無虛日。丙申丁酉，夏間尤甚，由南門橋迄東水關，燈火遊船，銜尾蟠旋，不覩寸瀾，河亭上下，照耀如晝。諸名姬家廣筵長席，日午至丙夜，座客常滿，樽酒不空，大約一日之間，千金糜費，真風流之藪澤，烟月之作坊也。余遊金陵，在庚辛之交，已不及見爾日繁華，名姝如朱素貞、劉大子輩，皆如石氏，翻風退為房老矣；而風月平康，今猶視昔，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，正不減曩時也。』

珠市地近內橋，已為市闌，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。中山東花園，僅存其名，故址不可復覩；迴光、鷲峯兩寺，亦金碧剝落，香火闕如。至長板橋，尤泯沒無迹，詢之故老，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，無從辨其是非。因誦『西風殘照，楊柳彎腰』之曲，覺當時尚有秋水一泓，茲則盡成平

陸，亦劫塵之小變也夫！

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「輕烟」「澹粉」「梅妍」「柳翠」等十四樓，以聚四方賓客，凡縉紳宴集，皆用官妓，與唐宋不異。晏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：「花月春風十四樓」也。今諸樓皆廢，遺址無存，長千里一帶室廬，亦盡成廬市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：「聞道秦淮樂未闌，小長干接大長干。桃根桃葉無消息，腸斷東風日暮寒。」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：「輕烟澹粉亂棲鴉，重過城南舊狹邪，不為東風賒美酒，怪渠吹盡六朝花。」

沉香街即鈔庫街，在貢院對河，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沉香牀，香經四五日不散，因以名街。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，然千金買笑，期月使忘，絮薄花浮，毋乃太甚，快哉項生酒半抗聲，裂衣槌牀，一吐胸頭惡氣，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。乃街之名由此而傳，則又妓之不幸，而街之深幸也夫！

桃葉渡，在青溪曲處。渡頭坊表，金碧煥如。每當夕照西沈，鴻舫喧闐，與競渡聲相間，對岸

為御河房，相傳前明威武南巡，曾經駐蹕，水榭外垂柳千絲，拖煙漾月，暑窗徙倚，清風徐來，不待帷展紫綃，始消塵燠也。

丁字簾前，厥名舊矣，今利涉橋之西，水榭三間，最為軒翥，玉筋篆額，尚懸楹間，縱非當日故居，當亦相去不遠，桃花扇傳奇云：『桃根桃葉無人問，丁字簾前是斷橋。』可證也。

秦淮遊舫，不施窗幕，彼姝鮮乘舟者。競渡則有樓船，進自水西門，淨几紗窗，拂拭楚楚，名姬三五，載酒嬉遊，簾影衣香，隨風搖曳，余於辛丑夏五，猶及見之，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。

端午龙舟，傾城遊賞，極一時之盛矣。中元節為盂蘭集福會，諸名姬家皆禮懺設齋，虔修佛事，好事者則於河流施放水燈，隨波熒熒，頗堪寓目。至中秋前後夕，壘几為臺，陳設香果，喧闐鼓吹，宴樂連宵，或踏月遊嬉，逢橋打瓦，亦歡場韻事也。河亭徙倚，以永朝夕，不須倚翠偎紅，自可嬉怡忘倦。余於今秋寓居王氏水榭，每晨起，盥櫛初畢，即聞鄰女教歌之聲，風外悠揚，使人意遠；至日亭午，遊艇如梭，呈絲逞竹，入夜則燈光煥發，爆竹喧阗，間偕雲陽校書掀簾憑眺，爇香啜茗，娓娓清言，幾忘涼月之西沈也。

市井方言，名姬不屑道；間有一二語，在章臺間習聞之：如「這也不該提，」「那也不必了」是也。年來忽尚一少字，每詢以事之隱諱者，輒矢口而答曰：「少，」余嘗戲作集句曰：「這也不該提，那也不必了，白晳誰家郎？魂斷一聲少！」

「受郎珍惜只儂知，難忘霞侵月滿時，最是將歸猶未忍，阿娘傳語怪來遲。」此疑雨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。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陰徐校書家，亦嘗竊取其詞以記事云：「受儂珍惜感儂癡，最是霞侵月滿時，虛說並頭蓮子好，箇中苦惹只卿知。」

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：「長洲詹孝廉湘亭於今春應試白門，暱梁四養女磬兒，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。其友王鐵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。磬故吳人，謀歸吳以事詹，志未諧而卒。詹哀之，以三百金市其柩，歸葬於虎阜再來亭之西隅。祁昌司鐸沈釐漁為譜千金笑傳奇，付樂部。詹王兩君詩冊，暨釐漁傳奇，潔夫皆親見之，能誦其略。惜余後至，未獲一覩為憾。潔夫又云：「同時有趙藥老與磬女弟荷兒狎，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，亦韻人也。茲已從良矣。吁，青溪不少名姝，何四條絃家獨多佳話耶？」

有賣花馬嫗者，蘇州人，住洞神宮前黑廊下。年四十餘而寡，日於河房中送花為業，子媳二人，並工手藝。所居前空屋兩楹，嘗供客館；鄰寓有陳生某，家本越中，浮蹤白下，值歲除日，主人以生夙逋無償，迫令他徙。生請以五日為期，意將遷延卒歲，而主人不可，發聲徵色，勢且難緩須臾。生負氣出門，進退無所，躑躅於利涉橋上，將為抱石之謀。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，見生倚欄子立，神氣頹喪，迥異平時，疑而詰問，生若罔聞；屢叩之，答以無他，詞色間轉似憎嫗饒舌者。嫗益駭惑，強攬其袪以歸，研詢多時，始得其實。嫗喟然曰：「子誤矣！以子之貌，當亦非久困者，何識短智淺，遽不欲生，妾雖貧，猶能為力，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，即當代為措償，今夕請子移寓妾居，度此殘歲，來年俟有機緣，再圖他適可也。」言已，便詣鄰居，告以故，攜取行李而返。生感其情，即為棲止；迨次年，生汲引乏人，仍無安硯之所，起居服食，皆仰給於嫗，嫗積久無倦容，亦無德色，偶有嘉肴名菜，必先奉生，子及媳咸服事唯謹。嗣值生妻物故，子覓父來寧，嫗知生無以為家，復百計張羅，為其子納婦，即於鄰左賃屋以居。生父子適館攸寧，幾忘旅人之困馬。後閱年餘，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，挈之偕往，無多歲入，僅給饗殮，淮陰一飯之酬，尚將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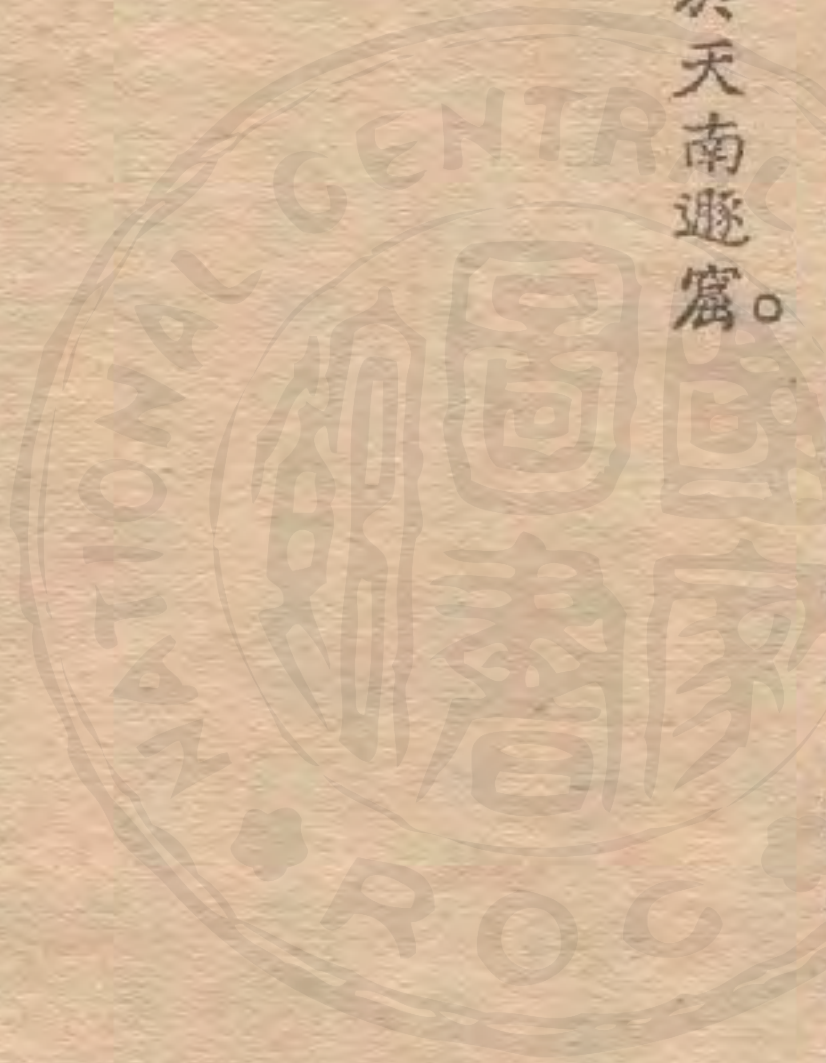
諸異日也。同時又有潘嫗者，亦蘇州人，有子三人，咸習梨園。伯仲並居河房，在文德橋之西。季子則家於白塔巷中，相距里許，嫗往來兩地，日以為常。橋北有八角碑亭，乃去來必經之路。某歲除夕，嫗自河榭歸家，出門甫數武，見有儒衣冠者，投縲於亭角。疾呼家人解救，獲甦時已昏暮，昇歸河亭。詢其姓氏里居，則張生名某，籍隸浙西，亦緣賦閒多時，僑寓壽聖巷中，負西客百餘金，歲暮莫償，而客坐索不去，生不得已，謬以告貸他出。至此無之，遂自經焉。嫗聞之，笑曰：「原來不過百餘金，負欠耳！齷齪守錢奴，何福人太甚耶？」立傾篋出金如數，付償西客，且送生歸寓，勸慰良殷。改歲後復不時餽遺，已而生將就館西江，依依惜別，嫗誓不望報，敦促啓行。迄今二十餘年，音問不絕，如親串焉。二事皆得之雲間袁子繼香所述，余於二嫗猶及見之。一賣花，一藝妓，曾不若尋常婆子耳。而濟困扶危，各具一副俠腸，大為窮途生色，孰謂若輩中無人物耶？爰採入軼事以傳之，且以風彼鬚眉，鑽研錢孔，曾二嫗之不若者。

秦淮雜詩，自漁洋山人後，作者如林，美不勝錄。近時吾郡徐溥雨亭先生，著有竹枝十首，質而弗俚，逸而不纖，亦足以徵前代之流風，誌一時之韻事也。詞云：「何處春光景倍佳？煙

花十里舊秦淮，豪家日費千金賞，博得青樓一鳳鞋。『紅妝結隊門鉛華，高髻盤雲墮鬢鴉，相與踏青聯袂去，舊王府裏看桃花。』『綠鷁飛鳧取次過，遊船如織疾於梭，翠眉不許人窺見，水榭簾遮豔影多。』『繡罷鴛鴦戲綵毬，腰肢無力任勾留，生來少小風流慣，只解嬉春不解愁。』『茶蘼開罷綻紅榴，底事秦淮作勝遊，兩岸河房添好景，石欄杆外競龍舟。』『丁字簾前柳數行，晚涼浴罷換新粧，嬌喉齊唱桃花扇，誰似當年鄭妥娘。』『梨園樂部夜相邀，活現風情未易描，留得懷寧餘曲在，春鐙燕子譜笙簫。』『不愛後湖十頃蓮，偏愛訪妓莫愁邊，遊人盡道城南好，萬柳莊前繫酒船。』『水調伊梁動客愁，渡頭桃葉尚名樓，畫船入夜笙歌沸，笑指星河看女牛。』『雲鬢風鬟插紫蘭，香羅細葛怯輕空，中秋踏月嬌癡甚，慣會逢橋打瓦礮。』相傳雨亭在金陵為人司織局，每吟詩與機聲相和，所錫客遊艸中，又有秦淮即事詩云：『漫擬瓊枝話六朝，輕烟澹粉已沈銷，蝶香人去遺歌扇，桃葉春歸冷洞簫，別院空傳鶯語滑，落花猶襯馬蹄驕，長堤剩有多情柳，依舊絲絲縮畫橈。』清麗芊綿，不亞新城綺製也。

續板橋雜記雪鴻小記，並珠泉居士作。珠泉素居茗雪，久旅金陵，為戟門揖客，花晨月夕，

喜作狹邪遊，莫愁桃葉間，浪得狂名；游蹤既倦，乃著是編。鴻爪雪泥，髣髴如在，挑燈展讀，覺六朝餘豔，猶有可尋，而當年余曼翁之所記，亦庶幾一二見之。因憶予於道光丙午秋，以應試僑寓白下，曾識任素琴校書，固此中翹楚而一時所稱文探花也。索句題裙，分曹射覆，流連者匝月，迄今思之，恍如夢寐。嗚呼！百年若瞬，為歡幾何？後之視今，安知不猶今之視昔哉？戊寅浴佛會後二日，淞北玉鮓生識於天南遯窟。



中華民國壹零肆年叁月卅壹日贈送

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再版

板橋雜記 全一冊

實價

外埠酌加寄費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作者 余 懷

校訂者 儲 菊 人

出版者 上海中央書店

印刷者 上海中央書店

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

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 中央書店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

國家圖書館



004752679



.081

籍

文化
100